



信息主义： 从社会观到世界观

X I N X I Z H U Y I
C O N G S H E H U I G U A N D A O S H I J I E G U A N

肖 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信息主义： 从社会观到世界观

X I N X I Z H U Y I
C O N G S H E H U I G U A N D A O S H I J I E G U A N

肖 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息主义：从社会观到世界观 / 肖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 - 7 - 5004 - 8654 - 1

I. ①信… II. ①肖… III. ①信息社会—研究 IV. ①G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4853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有限印刷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25 插 页 2

字 数 609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信息主义的兴起

当今信息社会，“信息主义”是一个正在被使用得日益增多的范畴，它的主导性用法——informationalism，是发端于信息社会学的一种思潮，但从字面意义上可以扩展为这样一类“家族相似”的学术观点或理论范式：对信息及其相关现象（如信息技术）的十分重视，从而将信息视角作为观察与分析问题的基点，将信息特征作为自己视野中事物和现象的基本特征，乃至将世界的基础和本源都归结为信息。这种“广义的”信息主义可以说正在我们所熟悉的各个领域兴起，人们从这个新的视角去认识社会、自然、思维和人自己，乃至整个世界，分别形成了社会学中的信息主义、自然科学中的信息主义、认知信息主义、人本信息主义和哲学信息主义等等。

作为informationalism的“信息主义”，最先出现在一些“信息社会学家”（莱昂和卡斯特）用以描述信息时代特征的文献之中，他们用它来刻画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范式，认为它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对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形态，于是被视为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目前，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信息主义视角导致了“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的提出。作为认识社会的一种视角，这种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或社会观意义上的信息主义，也是未经语义扩张的“狭义”的信息主义。

虽然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没有明确使用“信息主义”这个词，但在许多领域中，信息思维乃至信息本体论的主张却在不断涌现，导致一种实质上的信息主义正在成为认识自然现象的新视角，从而形成自然科学意义

上的信息主义。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各门具体科学的信息学（如物理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等）的兴起，从中不断衍生出对自然对象的信息主义说明方式。如量子信息学一方面将“信息”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到量子的范围；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认为量子可能无非就是信息，或者认为将量子理解为信息更加方便。化学信息学也揭明复杂分子的反应过程中的分子具有自组织、自识别的化学智能反应现象，因此化学反应具有信息的本质。生物信息学更是揭示了生物信息的多样性：遗传信息、神经—激素信息、代谢信息和人脑信息等，或者力求从 DNA 信息上去理解生命的本质，乃至更一般地主张“生命即负熵”。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景观。这种信息主义还被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于 1989 年）推向了本体论的层次，提出“万物源于比特”（it from bit）、“一切皆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从信息主义自然观发展到了信息主义宇宙观。

信息主义还在以思维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兴起，成为思维认识的一种重要视角——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它主张“信息比知识更基本”，因此从信息流的运作层面来理解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并且呼吁从信息的角度重新认识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认知现象。对思维活动的信息本质还被当代兴起的“认知计算主义”推向更具体的层面，它将人的认知从本质上视为一种计算过程，即一种符号串的变换，并进一步扩展到本体论意义上的计算主义，认为宇宙的一切过程皆为计算，也就是需要我们从计算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世界，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由算法所控制的，任何自然事件都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下的计算过程，现实世界事物的多样性只不过是算法的复杂程度的不同的外部表现。计算已不仅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生命、思维和社会的一种普适的观念和方法，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

“认识你自己”是人类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一个最重要课题，而在这个领域中同样也存在着信息主义趋向。无疑，人需要从信息的角度加以解释，否则人就不过是一堆普通的物质。人的本质并不是组成他/她的物质，而是物质按特定的信息指令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形式。当巴甫洛夫认为“正是词才使我们成为人”，卡西尔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詹明信提出“语言的哥白尼革命”，认为是“话在说我”时，就已经是从信息的角度解释人了。而在当代信息技术展示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人”概念（如吉

布森的“祛肉体化效应”和“神经漫游者”、麦克卢汉“无形无象之人”、维纳的“在导线中飞来飞去”之人)中,学者们就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展示了人的“信息化”存在方式的可能性,同时也包含了“人的本质是信息”的信息主义旨趣。

当然,表现出信息主义趋向的领域还远远不止这些。除了在不同的领域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热之外,还有围绕“信息”而创生的许多新词:信息崇拜、信息拜物教(拜信教)、信息乌托邦、信息万能论、信息至上主义、信息迷信与信息神话、唯信论(唯信息主义)以及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信息恐怖主义、信息消费主义、信息资本主义等等,尽管多属“贬义”,但也是与信息主义相关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信息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日常文化现象被关注和被提及,是信息主义兴起的另一幅图景。

当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都兴起了信息主义后,哲学作为这些领域的概括和总结,也必然兴起信息主义,由此所构成的问题也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并和“信息哲学”等汇集为一股“哲学信息主义”的思潮,其表现则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信息转向”的方式来表达,力求使“信息问题”从哲学视野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建构出一门新的“信息哲学”。而在信息哲学中所持的信息主义,有的只是一种认识论主张(弱信息主义),有的则走向了本体论和存在论(强信息主义),后者将信息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现象的世界统一的基础,如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就认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塞耶尔的“信息实在论”认为信息是比心理、物理更基本的一种实在,如此等等。这种本体论上的信息主义以前还以“语言主义”的方式表达过,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表述;而今天的泛计算主义也可以说正在成为这种信息主义的典型代表。正如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所概括的:在泛计算主义者的眼中,信息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实在的世界,而物理的、有形的世界倒是应当由信息得到说明的东西,一个物理系统如果不是一个信息系统(即一个计算系统,如果计算被用来指信息处理)则会是什么?这种本体论上的强信息主义的共同的意向是,力图通过向信息的回溯来理解所有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除了信息的实存之外不想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有效性。

可见,即使“信息主义”这个概念还未被上述的每一个领域所普遍

知晓和自觉接受，但其作为一种智力倾向正在兴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具体地存在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的“信息转向”之中。这种现象的存在正是对信息时代的一种理论提升和哲学反思，也是“信息解释力”的必然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信息主义必将是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汇。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对人类的智力流向有一个清醒的把握。

因此，问题已经不在于我们在某一个领域中是否能够发现信息主义，而在于会发现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还是一般的信息主义、认识论的还是本体论的信息主义、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信息主义、温和的还是激进的信息主义、弱信息主义还是强信息主义……这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也使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加入了“信息转向”的行列，即使我们真正融入了信息主义的信息思维，也要进一步问我们倾向于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主义？至于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仍然留待我们去探索，例如在哲学的意义上，本体论的信息主义主张是否形成了和以前的那些主张根本不同的一种新主张？或者不过是先前某种本体论主张的一种演变形式（如信息主义无非隶属于“信息唯物主义”或“信息唯心主义”而已）？于是我们需要持一种多大程度上的信息主义？是温和的弱信息主义，还是激进的强信息主义？

全面分析和深入探讨这样的信息主义，其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回应了信息革命的影响。可以说信息主义在其原初的社会观层面上恰当地反映了信息革命的意义，因此研究它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时代的本体论特征，把握信息社会的哲学面貌，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应对新时代的新问题。其次是开辟了哲学探索的重要维度。哲学尤其是科技哲学关注信息主义既顺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信息主义涉及许多新的引人入胜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它揭明了哲学研究中的信息转向，凸显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信息思维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成长为解释世界的支点，通过这一研究可使哲学的视野和成果达到新的深度、高度和广度，为哲学创新开辟新的领域。此外它还展示了人的新型发展的新疆界。信息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结合，可以启示我们探寻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途径——人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这也应该是全部哲学视界的落脚点。

需要指出的是，对“信息主义”的研究不是对“信息”本身的研究，

而是对重视信息的现象的研究，对那些重视信息现象以至形成了信息主义的智力倾向的研究。当然，当信息主义上升为一种本体论或哲学信息主义后，也要从哲学式的对信息的重视过渡到对信息含义的解读，否则，对信息的重视就无法说明是对什么的重视。于是，“信息观”就成为探讨信息主义时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将在相关的部分被提及和分析，以辅助对信息主义的研究。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信息主义”从总体上表现为社会观和世界观的不同层次，因此从社会学信息主义到哲学信息主义就成为分析信息主义的两个基本层次，当然在哲学世界观信息主义中，又包含了对前面所说的自然观、认知观、人本观的影响而形成的自然科学中的信息主义、认知信息主义和人本观信息主义，这些便构成了哲学信息主义中方法论信息主义、认识论信息主义和人本信息主义的主要内容。

目 录

导言 信息主义的兴起	(1)
第一章 走向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	(1)
第一节 信息主义的多种含义	(1)
一 Informationalism: 社会观信息主义	(2)
二 Informatism: 文艺(诗歌和艺术)观信息主义	(6)
三 Informationism: 哲学中的世界观信息主义	(9)
第二节 信息主义的多种形式	(13)
一 学术研究中的信息主义和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主义	(13)
二 科学(领域)的信息主义和人文(领域)的信息主义	(18)
三 载体(媒介)论信息主义与过程论信息主义	(23)
四 工具(论)信息主义与目的(论)信息主义	(31)
五 语言主义及其关联现象	(36)
第三节 信息主义成为一种哲学范式	(43)
一 信息主义: 从社会学到哲学	(43)
二 信息主义: 多样性中的统一性	(47)
第二章 社会历史观信息主义	(53)
第一节 信息技术决定论: 从“信息社会”到“信息主义”	(53)
一 作为信息主义同义语的“信息社会”	(53)
二 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	(60)

三 “信息社会”与“信息主义”之比较	(65)
第二节 历史观信息主义：信息技术决定论对历史的解释	(71)
一 波斯特的“信息方式”	(72)
二 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76)
三 信息方式与媒介决定论：差异性与统一性	(86)
第三节 信息主义视域中的社会形态问题：从信息资本	
主义到信息社会主义	(92)
一 从技术社会形态到信息资本主义	(92)
二 从信息资本主义到信息社会主义	(97)
三 社会形态信息主义视角的若干问题	(104)
第三章 经济信息主义	(109)
第一节 从信息经济到经济信息主义	(110)
一 从信息社会到信息经济	(110)
二 信息经济与“经济观”的变革	(115)
三 新经济观与经济信息主义	(122)
第二节 从信息资本到资本信息主义	(131)
一 关于信息资本	(131)
二 信息资本决定经济状况的资本信息主义	(133)
三 若干经济哲学反思	(138)
第三节 从信息消费到信息消费主义	(142)
一 信息消费主义的兴起	(142)
二 信息消费主义与物质消费主义的多重关系	(145)
三 正视信息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	(149)
第四章 政治信息主义	(156)
第一节 政治（问题）与信息（问题）	(156)
一 政治中的信息问题	(157)
二 信息手段与政治理念	(160)
三 政治批判与信息批判	(166)
第二节 信息政治与政治信息主义	(169)
一 政治的信息化与信息政治	(169)

二 政治信息主义的“新视野”	(173)
三 几点分析	(179)
第三节 当代政治信息技术主义	(181)
一 当代信息技术对政治的深度影响：从网络政治 到虚拟政治	(181)
二 电子时代的负面信息政治	(192)
三 信息技术之政治效应中的若干技术政治学和政治 哲学问题	(197)
第五章 文化信息主义	(208)
第一节 信息、文化与信息文化	(208)
一 信息与文化	(208)
二 信息文化：信息与文化的集合体	(214)
三 文化的信息化与信息的文化化	(216)
四 信息与文化传播中的互载——以科技传播为例	(219)
第二节 从信息文化到文化信息主义	(221)
一 信息文化与信息主义的复杂关联	(221)
二 非信息主义与信息文化	(224)
三 超越与选择之间的张力	(227)
第三节 文化观上的信息技术主义	(229)
一 当代信息技术的背景中的“电子文化信息主义”	(229)
二 当代信息技术的文化效应之一：从网络语言 到电子写作	(233)
三 当代信息技术的文化效应之二：从数字图书馆到 e-Science	(239)
四 当代信息技术的文化效应之三：从“数字一代” 到信息生态失衡	(246)
五 当代信息技术的文化效应之四：注意力问题	(249)
六 电子文化信息主义中的若干文化哲学问题	(253)

第六章 信息观与信息主义世界观	(258)
第一节 “信息” 成为一个世界观问题	(258)
一 信息的哲学性	(258)
二 “传统世界观” 中的信息观	(259)
三 人本主义的信息观	(263)
四 信息主义或“三元论” 的信息观	(265)
第二节 从信息观到信息主义世界观	(269)
一 “信息” 的内在丰富性	(270)
二 严格意义上的信息主义世界观	(272)
三 自然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信息观	(274)
四 世界的“信息化” 与信息化世界观	(276)
第三节 信息世界观、信息哲学与信息主义	(279)
一 信息主义 $\neq$ 信息哲学	(280)
二 信息主义与信息哲学的多重关联	(282)
三 走向一种包容性的信息主义和信息哲学	(288)
第四节 信息生态：信息主义世界观的衍生	(290)
一 信息生态概念	(290)
二 信息生态与自然生态	(291)
三 信息生态的本体论问题	(294)
四 生态信息世界观的多维意蕴	(297)
第七章 本体论信息主义	(300)
第一节 信息的实在性悖论	(300)
一 正方：信息具有实在性以及为什么具有实在性	(301)
二 反方：信息不具有实在性以及为什么不具有实在性	(304)
三 悖论：信息的实在性与非实在性之间	(306)
四 信息是否具有实在性的语境相关性	(309)
五 信息观与实在论：关于“信息实在”	(313)
第二节 网络：电子信息空间中实在性与虚在性	(316)
一 网络空间中的“物” 与实在性	(317)
二 网络中的人与实在性	(318)
三 网际关系与实在性	(320)

四	网络事件与实在性	(321)
五	网络信息的实在与非实在之间	(323)
第三节	本体论信息主义的若干侧面	(326)
一	本源论意义上的信息主义：万物源于比特	(327)
二	实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信息主义	(331)
三	变相的（终极原因意义上的）本体论信息主义	(336)
第四节	“是论”与信息主义	(338)
一	是论：本体论解读的疑惑	(339)
二	转向信息哲学的分析	(343)
三	“是”的若干信息特征	(347)
四	对“信息”的“是论”分析	(351)
第八章	认识论信息主义	(354)
第一节	信息方式决定认识方式：认识论信息技术主义	(354)
一	认识方式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可分离性	(355)
二	信息技术改变认识的当代图景	(355)
第二节	从信息认识论到认识论信息主义	(362)
一	从信息视角看认识	(363)
二	对认识本质、机制及要素的信息主义解释	(364)
三	认识过程的全面信息化及信息主义解释	(368)
四	认知科学与认识论信息主义	(375)
第三节	认识论视野中的信息	(381)
一	信息的“知识论”定义	(381)
二	哲学认识论视域中的信息	(383)
三	关于“自然无信息”	(387)
第四节	价值论视野中的信息——价值论信息主义	(392)
一	信息的价值与价值论问题	(393)
二	从信息价值到价值论信息主义	(395)
三	价值论信息主义的种种表现	(397)
第九章	方法论信息主义	(402)
第一节	方法论信息主义生成的两条进路	(402)

一	信息问题上的“主义”与“方法”	(402)
二	方法论信息主义的生成路径	(405)
三	方法论信息主义的“双重效应”	(409)
第二节	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	(415)
一	各门科学研究中的信息主义	(416)
二	e-Science 中的方法论信息主义	(421)
三	科学哲学中的种种方法论信息主义	(424)
四	科学哲学中信息主义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428)
第三节	技术哲学中的信息主义	(430)
一	技术的知识化和意志化：技术的信息主义定义	(431)
二	技术的“透明化”、信息化与社会建构化	(434)
三	走向信息技术哲学	(440)
第四节	生命观信息主义	(446)
一	走向生命观信息主义的三阶段	(446)
二	“人工生命”中的信息主义	(451)
三	生命观信息主义的利弊得失	(453)
第十章	人本信息主义	(456)
第一节	人本主义信息观	(456)
一	两种信息观	(457)
二	从科学信息观到人文信息观	(459)
三	人本信息观的意义	(461)
第二节	信息人本观	(465)
一	“信息人”：关于“人是什么”的信息人本观	(466)
二	“自我”的信息规定	(470)
三	信息人本观的其他进路	(473)
第三节	人的信息化在场	(478)
一	在场与人的在场	(479)
二	人的信息化在场及其意义	(482)
三	从信息化在场崇拜到人本信息主义	(487)
第四节	人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上）：内涵 及意义	(493)

一	社会人在信息场中形成和发展	(493)
二	从人的“两种信息化”到人的数字化发展	(497)
三	人的数字化发展的层级递进	(499)
四	人的数字化发展的意义	(503)
第五节	人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下）：若干问题	(507)
一	数字化与人的本质	(508)
二	数字增强与自我认同	(509)
三	数字化与人的自由	(516)
四	数字增强的价值伦理问题	(517)
五	数字化与“裸信息人”问题	(519)
六	信息人从本质论向存在论的过渡	(522)
第十一章	信息主义评价	(525)
第一节	作为一个整体的信息主义	(525)
一	体系特征与多向接缘	(526)
二	“中性词”背后的价值评价	(528)
第二节	信息主义“批判”的当代图景	(530)
一	信息崇拜批判	(530)
二	信息拜物教及其他	(534)
三	信息异化批判	(538)
第三节	哲学信息主义的若干未尽问题	(540)
一	信息的可说与不可说	(540)
二	信息主义与其他哲学流派	(542)
三	信息主义的合理性在哪里？	(545)
参考文献		(550)
后记		(565)

第一章

走向一种理论范式的信息主义

“信息主义”（informationalism）主要是在社会学领域中首先被提出来的，由于这个领域中的信息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信息技术”，而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信息主义”应该是对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信息”的重视和强调，这样的“信息”无疑是哲学的对象，所以，莫基于这样的对象之上的“信息主义”自然也就可以走向一种哲学主张，成为一种说明范围扩展至一切可能对象的理论范式。

第一节 信息主义的多种含义

“信息主义”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出现的一个新词，对于我国的学术界，它既“陌生”又在日渐被我们所“熟悉”，表明它正在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但是，“信息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却不见得有一致的说法。从它被使用的领域来看，既有社会学，也有哲学，还在艺术和诗歌领域中被使用，而且在自然科学的若干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认知科学等）中也有使用，因此它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信息主义”所对应的英语单词来看也不止一个，而是至少有如下三个：informationalism, informatism, informationism。这些以 information 为词根构造起来的新词，其含义无疑均为“信息主义”；目前这些词在一般的英语词典中暂未收入，在计算机上初期使用时均被自动画上红线，表明这三个词出现得都较晚，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在信息时代新“制造”出来的，并在有所区别的一些有限的领域中被使用，因“专业性”较强，还没有普及成公共词汇，因此目前还没有进入词典编撰家们的视野。

以上情况表明“信息主义”的含义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必须进行具

体的考察才能厘清。而总的来说，作为 informationalism 的信息主义来自信息社会学，诉诸的是一种社会（历史）观信息主义，作为 informatism 的信息主义则主要来自艺术和诗歌界，倡导的是一种信息主义的艺术表达方式，而作为 informationism 的信息主义则主要来自哲学，追求的是一种信息主义的世界观。

一 Informationalism：社会观信息主义

在国内，“信息主义”一词出现得最多的是在信息社会学领域，主要是在引介曼纽尔·卡斯特（Maun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理论中出现的 informationalism 一词时所翻译和使用的。

从时间上，加拿大学者戴维·莱昂（David Lyon）和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最早提出 informationalism 意义上的“信息主义”。在1988年出版的《信息社会》^①一书中，莱昂将信息主义与后工业主义视为相似的理论，用来描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其特征是从物品转向服务，以及管理和专业职业的崛起、农业和制造业工作的让位，还有绝大多数工作中信息内容的增长。他说，我们用“信息主义”来理解生产和管理的技术与社会组织，其中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构成了知识的潜力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力。后来他明确用其意指一系列以微电子、计算机软件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技术。在这种视野中，社会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围绕使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最大化的目标去组织生产系统，导致社会结构模式的变化。

作为 informationalism 的信息主义的这种含义在卡斯特那里得到了继承，并扩大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起，卡斯特陆续出版了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千年终结》和《认同的力量》），不断使用“信息主义”的概念，用它来描述以信息科技为基础、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范式，认为它“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已经对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以及相应的制度都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引出相关的社会形式”，

^① David Ly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